

蜀汉密码

神山王陵

一棵歪脖子树◎著

继《盗墓笔记》《鬼吹灯》后又一探险力作

带你一探小人物与古蜀汉的渊源
与刘氏后人一起走进成吉思汗陵的迷宫

一代天骄的密葬之陵，一张神秘的羊皮古图

是梦与现实的交界，还是情和宿命的密码？

藏地神山墨尔多，究竟蕴藏着几多神秘？
是盗墓还是寻梦？共赴生死还是尔虞我诈？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蜀汉密码

神机王陵

中国第一神秘王陵

中国第一神秘王陵

中国第一神秘王陵——神机王陵

中国第一神秘王陵——神机王陵

中国第一神秘王陵——神机王陵

中国第一神秘王陵——神机王陵

中国第一神秘王陵——神机王陵

中国第一神秘王陵——神机王陵

蜀汉密码

神山王陵

一棵歪脖子树◎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蜀汉密码：神山王陵 / 一棵歪脖树著 . — 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17.10

ISBN 978-7-220-10302-5

I . ① 蜀… II . ① 一… III . ①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3478 号

SHUHANMIMASHENSHANWANGLING

蜀汉密码：神山王陵

一棵歪脖树 著

责任编辑
特约编辑
封面设计
版式设计
责任印制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微信公众号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罗晓春 鲜思楠
王芸斐
新艺书文化
王杨帆
张 辉
四川人民出版社（成都槐树街2号）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hs@sina.com
@ 四川人民出版社
四川人民出版社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(028) 86259624
王杨帆
北京晨旭印刷厂
145mm × 210mm
8
144 千字
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10302-5
38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：(028) 86259453

CONTENTS | 目录

楔子	001
第 1 章 老学究	018
第 2 章 大项目	030
第 3 章 出山	037
第 4 章 启程	045
第 5 章 宿营	055
第 6 章 风波	064
第 7 章 神山传说	073
第 8 章 迎难而上	082
第 9 章 丛林遇险	087
第 10 章 守陵人	094
第 11 章 获救出逃	103
第 12 章 群狼追踪	109
第 13 章 入口	117
第 14 章 蛊尸	129

第 15 章	重逢	142
第 16 章	互诉生死	150
第 17 章	一路向上	158
第 18 章	祭坛	165
第 19 章	八阵迷图	174
第 20 章	灯火通明	183
第 21 章	青铜巨门	191
第 22 章	冰川地宫	198
第 23 章	石棺	206
第 24 章	同生共死	213
第 25 章	回路遇险	220
第 26 章	绝处逢生	227
第 27 章	狭路相逢	234
第 28 章	劫后余生	240
第 29 章	双璧合一	246

楔子

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，下了一整天的瓢泼大雨也终于停了下来。

听着渐渐远去的雷声，老刘头从屋里走出来，懒懒地坐在门槛上。他抬头看了看天，就背靠在门框上，把手里的旱烟杆在草鞋上狠狠地敲了敲，倒出里面早已经烧尽的烟灰，又对着烟杆的吸嘴用力地吹了吹。

老刘头不慌不忙地装好一杆烟点燃，抽了几口，然后不声不响地回过头看了看坐在屋里的年轻人。年轻人像根木桩一样杵在那儿，并没有看他，而是固执地望向蹲在锅灶后正埋头烧饭的老妇人。

老妇人此时正忙着往快要熄灭的灶膛里架柴火，灶台上一口破烂的大铁锅里正咕噜噜地煮着大半锅的红薯。从铁锅中不

时飘出一阵阵红薯的香气，引得老刘头肚子咕噜噜直叫唤。架好柴火的老妇人也不理会正赌着气的父子俩，她站起来打开锅盖，捏了捏其中一个稍微大点的红薯，可能是觉得红薯还没有熟透，又把它重新放回了锅里并顺手盖上了锅盖，然后坐回去专心致志地盯着灶膛里的柴火，时不时地添一根进去。

“一会儿吃了饭就早点睡吧。”沉默了很久的老刘头终于开了口，“这雨都下了一整天了，看来今天晚上抓壮丁的人应该是不会再来了。”老刘头顿了顿，把残留的烟灰倒掉，随手把旱烟杆别在裤腰带上，站起来又接着说：“也好，今天晚上你正好可以在家里睡个好觉，明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，和二狗去山上躲躲，等过了这几天再回来。”

对于老刘头说的话，年轻人似乎并不理会，他赌气地从凳子上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低下头开始摆弄自己脚上的草鞋。年轻人的草鞋很破烂，破烂得如同他们所住的那间房子一样。

看样子，年轻人是想和父亲冷战到底，不过老刘头并不打算就此罢休，他见儿子还是不理睬自己，就有点发火，抄起烟杆就想打过去。那年轻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惩罚，干脆躲也不躲，眼看烟杆就要落在头上了，却被跑过来的老妇人一把抓在手里。

“你又打他做什么？”老妇人从老刘头手上夺过烟杆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一脸不满地对他说：“他现在都多大了，做事

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你再怎么打也没用！”

看到老婆破天荒地护短，老刘头似乎也有些震惊，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从地上捡起旱烟杆，用衣角擦干净泥土后别回到腰带上。他从墙角提了张板凳坐到年轻人旁边，又顺手递给年轻人一张凳子，伸手摸着年轻人的头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海娃子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老刘家现在可就剩你一根独苗了，你说你为啥非得要去当兵嘛？”

海娃子仍然没有理会父亲，低着头一声不吭地想着自己的心事。老刘头倒是没有再发火，只是微微地愣了一会儿又继续对海娃子说：“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天天打仗，要知道上了战场，子弹那玩意儿可是从来都不长眼睛的，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和你妈没人送终就不说了，就是死了以后怎么去面对咱老刘家的列祖列宗啊？”

在村里，海娃子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。要是放在其他事情上，他肯定不会如此坚决地和父亲作对，但在这件事情上，他似乎也有自己的苦衷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将头转过来看着自己的父亲，目光中含着一丝幽怨，眼睛还隐隐地泛着泪花。他对父亲说：“爹，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再给地主家当长工了。既然家里没钱供我读书，我就只有当兵这一条出路。你就放心吧，算命的不是说我福大命大吗？而且我也有一些功夫底子，要真到了战场上也能照顾好自己，肯定没那

么容易就死了的，到时候等仗打完了我就回来。如今这世道，只要咱们手里有了家伙，就什么都不用怕了，说不定还可以翻身，永远摆脱现在这种苦日子。”

听了儿子的一席话，老刘头也沉默了。屋子里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锅灶里柴草噼噼啪啪的燃烧声和着铁锅里煮红薯的咕嘟咕嘟声。

过了很久，老刘头才从沉默中恢复过来，他慢慢地从腰里抽出旱烟杆，老妇人见状，以为他的倔脾气又要发作，连忙跑过来阻止，却见老刘头不紧不慢地从怀里找出一包烟叶，取出一些，往烟斗里装好。他走到灶台边，从灶膛里抽出一根燃烧着的树枝，慢慢地把烟点上，又把尚未熄灭的树枝塞回了灶膛。

老刘头又重新坐回凳子上，吸了一口旱烟，也许是太过于用力以至于被烟呛到了，不由得重重咳了起来。海娃子心里虽然不痛快，但还是很心疼父亲，就连忙跑过来给他老爹捶背，却见老刘头对他摆了摆手，然后起身独自坐回了门槛上。

老刘头抬头望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渐渐隐没，慢慢地吐出一大口烟雾。

晚霞消退以后，天色很快也就暗了下来。夏日里特有的昆虫开始纷纷登上它们的舞台，扯开了嗓子鸣叫起来，虽然叫声参差不齐，但也衬托出小山村的宁静。

海娃子借着灶膛里的火光，默默地给老刘头递过来一个煮熟的红薯，老刘头接过来咬了一口，他不用看也能猜出海娃子此时有些委屈的神情。老刘头把红薯掰成两半，递给海娃子没咬过的那一半，像终于妥协了一样叹了口气对海娃子说：“那最起码你还是先躲过了这一阵子，等收了谷子以后再说吧，今年的庄稼长势不错，收成应该比往年多两成，等交了租子，剩下的粮食够我和你妈两个人吃上小半年的呢。”

海娃子听父亲这样一说，觉得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，也渐渐放松下来，他沉默着从父亲手里接过那半块红薯，坐在凳子上若有所思地吃了起来。

半夜时分，虫子的叫声已经变得稀落，云层消退以后，月亮也出来了，小山村里的一切在凄冷朦胧的月色中都变得很平静，可躺在床上的老刘头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其实从躺到床上的那一刻起，他就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安，但是这一丝不安具体从何而来他却弄不明白。最后，他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在黑暗里摸索着装上一锅旱烟，可就在他要用火折子点烟的时候，门外隐约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

老刘头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屏住呼吸又仔细听了听，不由得紧张起来，赶紧放下烟杆，用手推了推身边的老妇人。老妇人似乎也并没有睡着，被老刘头一推就利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门外的声音已经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，老刘头，甚至是整个村子的人都对这声音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自军阀混战以来，这声音已经无数次地打破过小山村本来的宁静，更是让很多家庭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没错，抓壮丁的又来了。

老刘头心里一阵暗骂，但还是一边催促老妇人去拿早已经给儿子准备好的干粮，一边跑到隔壁去叫醒海娃子。

老刘头的家在村子深处，尽管抓壮丁的人来得很突然，但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这里。当然，半夜里逃亡的经历对于海娃子来说，已经再平常不过了，几乎是在一瞬间，他就已经收拾妥当并接过母亲递来的包裹，飞一般地夺门而逃。

没想到海娃子刚一出门，就与一个迎面跑来的人撞了个满怀。这一撞来得十分突然，加上双方冲击的力度都很大，海娃子一不留神，自己手里的包裹就掉在了地上。

海娃子虽然被吓了一跳，但他的反应速度很快，心理素质也还不错，只一刹那，就已经翻身将那人骑在了胯下，并对他挥出了拳头。可随即又收了回来，因为借着朦胧的月光，他认出了对方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邻居家的二狗。

二狗是海娃子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，生在穷苦人家的两个人，打小就一起给地主家放牛，因为两个人有着同样的命运，也很玩得来，所以关系很铁，可以说到了不分彼此的程

度。二狗在家听到有人来抓壮丁，第一时间就跑过来通知海娃子，没想到海娃子也正好从家里出来，两个人撞了个满怀。既然误会解除，他们也不多说，海娃子一把抓起掉在地上的包裹，就和二狗绕过村里的主干道，一起向远处的深山老林里跑去。

村里混乱到了极点，保长和甲长带着保安团的人挨家挨户地搜索青壮劳力。有几个还来不及逃离的年轻人已经被当兵的死死按倒，他们的父母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着带头的军官，那军官却理都不理，一脚踹开抱着自己大腿的妇女，匆忙地赶往下一家。

一片混乱之中，海娃子和二狗的逃跑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。很快，两人就离开了村子，但仍然不敢大意，在黑暗中凭着记忆一阵狂奔。不知道跑了多久，只见村里的火光越来越远，直到全部消失了，他们才敢停下来喘口气。

此时的海娃子仍然十分警惕，他仔细地察看着周围的情况，直到确定没人追过来之后，才拉着二狗坐了下来。这片树林十分茂密，月光完全被树叶遮挡，林子里伸手不见五指。黑暗中的两个人虽然都看不到对方的表情，但从彼此的喘息声中知道这一路的狂奔带给他们的狼狈，不禁相对苦笑。

过了半晌，等两人的呼吸都开始变得均匀的时候，海娃子

就小声地问二狗：“你怎么样？还能跑吗？”

二狗顺了口气，咽了一口唾液，慢慢地说：“海哥，我还行。”

听二狗这么说，海娃子就放心了很多，又说：“那咱们还是走吧，这儿离村子太近，而且看样子这次出动的人更多，我怕他们抓不到我们就会派人搜山，还是再往山里走一段保险一点。”

海娃子的话对二狗很有效果，倒不是因为二狗怕被抓了壮丁，而是因为他在心里早就已经把海娃子当成了自己的偶像，一个像大哥一样的偶像。海娃子的话，二狗从来都是言听计从，从不打折。

二狗很利索地站了起来，他拍了拍屁股上的泥，对海娃子说：“海哥，你说得没错，我们确实是应该再往山里走一段。我想那帮人在村里找不到我俩，肯定就会想到我们跑进山里了，很多人经常在这一带打柴，地形大家都熟悉，如果他們要搜山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就会被抓住了。”

二狗说完顿了顿，咽了咽唾液又接着说：“不过我听王地主的管家说只要中央军进了四川，控制住局势，以后肯定就没仗可打了，应该也就不会再抓壮丁了吧。”

立志当兵的海娃子心里有些失落，但太平盛世也是所有老百姓的期望，不过，不知道中央军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他也不追问，把包裹背在肩上，又看了看周围漆黑的夜，对二狗说：

“再往里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进去过的地方了，听说连村里最厉害的猎人也不敢进去，也不知道前面的路到底好不好走。这样，我走前面，你在后面跟紧一点，千万别跟丢了。”

二狗“嗯”了一声算是回应也算是赞同，他心里明白海娃子是在特意照顾他，海娃子的话也并不是危言耸听。年初的时候，村里有几个经验丰富的猎人为了打到更多的猎物贸然进入这片丛林，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走出来。老猎人都凶多吉少，更不用说他们这些整天只知道放牛种田的门外汉了。

有了二狗的回应，海娃子也不多说，背好自己的包裹就在前面开路。二狗走在后边紧紧地跟着，两个人摸着黑一前一后往大山深处走去。

一开始两人偶尔还能轻松地交流几句，后来因为泥泞的山路实在难走，他们的体力都消耗得很快，只剩下赶路的力气，也就不再说话。两人在丛林里又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海娃子已经累得够呛，打算停下来歇口气，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劲。

虽然二狗脚力比起海娃子差了很多，但海娃子一路都很照顾二狗，走得也不是那么快。可此时此刻，海娃子接连问了二狗几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回应，身后似乎也没再传来二狗的脚步声。海娃子顿时有些慌乱，愣在了原地。

海娃子屏住呼吸又仔细地听了听，四周依旧是死一般的寂

静，二狗应该跟上来的方向也没有半点动静。他有些纳闷，于是转身对着黑暗中轻轻喊了两声：“二狗，二狗！”

黑暗中一片安静，寂静得海娃子都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虽然海娃子胆大在村里是出了名的，但此时此刻的安静多少也让他有了些许的紧张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出现在心头。

不过，海娃子的心理素质倒还不错，他只愣了一下，就本能地蹲了下来。海娃子摸索着猫到旁边一棵树后，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绪。这一切让他感到很奇怪，他一开始觉得也许是因为自己走得太快，再加上白天刚下了大雨的山路很难走，二狗才没有跟上来，但即使没有跟上来，二狗此时也应该距离自己不远。这让他马上产生了回头寻找二狗的想法，摸索着往来时的方向走。

海娃子打算原路返回，因为他了解二狗，如果是因为跟不上步伐，凭着二狗的体力，此刻也应该就在距离自己没多远的地方。如果自己回去找他，说不定很快就能遇上。可是有一点海娃子错了，那就是在这漆黑的、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，要判断出正确的方向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他往回走了没多久就突然觉得脚下的地面一沉，整个人失去了重心，猛地掉了下去。

海娃子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了一跳，情急之中只能用两

只手本能地四处乱抓，可惜慌乱之中他什么东西也没抓到，只能任由身体重重地摔了下去。

海娃子平时跟着村里的团练教头学习过一点武术拳脚，他悟性很高，自然也深得教头的喜欢，团练教头常常在私底下教授他一些独门绝技，所以他在突然失重时仍然能够让自己在接触地面的一瞬间保持站立。

落地以后，海娃子定了定神，他很清楚，村里的猎人经常会在山里挖一些陷阱用来诱捕野猪等大型猎物。海娃子先屏住呼吸听了听周围的情况，确定自己暂时安全以后才稍微松了口气。他轻轻抖了抖身上的泥土和枯枝败叶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火折子点燃后照向四周。自己身处的空间只有五六平方米大小，但并不像是用来捕猎的陷阱，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垂直光滑的墙壁。借着微弱的光线，他很快就发现了脸朝下趴在不远处的二狗。

二狗正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不知是生是死。海娃子赶忙跑过去把他翻过来，伸出两根手指探了探二狗的鼻息，呼吸倒还很均匀。他又按了按二狗脖子上的动脉，脉搏跳动也很正常，海娃子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他用袖子擦干净二狗脸上的泥土，捡起掉在一旁的包裹给他枕在头下，又试探性地拍了拍二狗的脸：“二狗，二狗！”

二狗并没有回应，看样子他确实摔得不轻，一时半会儿应